

研究論文

## 粵北客家方言分區問題芻議\*

劉勝權\*

### 摘要

客家方言乃粵北第一大方言，然而就研究的質量而言，完全不及閩、粵、贛三省交界所謂客家大本營地區。一般研究數量既少，而方言分區問題之討論更屬鳳毛麟角。本文重新檢視前人研究成果，對照現有語料，並進行分析研究，初步認為：前人研究與現況有不符之處，有必要加以說明；在語料尚未齊備之前，進行分區有其困難。因此針對幾個重要語音特徵，配合移民歷史，提出可將方言點分別列為閩西上杭型、梅縣型、五華型等的意見。

**關鍵詞：**客家方言、粵北、分區、移民歷史

---

\*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學系博士班，E-mail: leoleo28@yahoo.com.tw。

\* 本文初稿2006年9月在中壢中央大學舉行的第六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議上宣讀。對於評審委員提供之意見，特表謝意。

收稿日期：96/04/03 接受刊登日期：96/09/27

## A study on the subgroup of the Hakka dialect in Northern Guangdong

### Abstract

The most common dialect in northern Guangdong is the Hakka dialect, which is very close to an intersection between Min (Fujian), Yue (Guangdong), and Gan (Jiangxi), and it is the biggest Hakka dialect area, yet research studies are comparatively rare. Though research is sparse concerning northern Guangdong, discussions on the problem with dialect classification are even more uncommon. This article views predecessors' efforts on this research topic again, as compared with the data in existence, and carry on with further analysis. Som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a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search by predecessors and the current paper. Carrying on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is very difficult before the data are available. Therefore, we aim at several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pronunciation and match up with the history of emigrants, putting forth some opinions on points of dialects respectively and list as types in Min Xi Shang Hang, Mei Xian, and Wu Hua.

**Key Words:** Hakka dialect, northern Guangdong, subgroup, immigrate history

## 一、前言

廣東省北部韶關、清遠二市轄區，俗稱粵北。在地理位置上，粵北與贛南、閩西、粵東北等客家大本營連成一片。事實上，粵北也以客家方言為使用人口最多、分佈區域最廣的方言。所以粵北地區亦堪稱客家基本居地。雖說如此，在客家方言的分佈地區中，關於贛南、閩西、粵東北一帶客家大本營的研究相當多，然對於粵北的研究，無論質量均相對缺乏。而粵北地區還有眾多的其他方言，包括粵語、西南官話、閩方言島以及成分複雜的粵北土話，<sup>1</sup> 品種繁多，語言現象紛呈，是值得挖掘的語言寶庫。是以引起筆者探究的興趣。西南官話及閩方言分佈區域小，土話和少數民族語言分佈廣，以上多少都會與客家方言有所接觸，不過在粵北影響力日漸增加的是粵語，因為政治經濟優勢的緣故，粵語對粵北客家方言的影響不容忽視。兩相接觸之下，粵北客家方言的語音面貌當更形複雜。我們初步的成果認為：粵北客家方言內部，音韻現象無論歷時抑或共時，均頗為複雜，非更深入、廣泛的調查不足以一窺堂奧。就現有資料分析，我們會發現在分區問題上，前人的研究若干與現況不符。也因為粵北客家方言之音韻複雜性、資料缺乏性，增添分區的困難。故筆者在初步研究之後，提出目前不宜加以分區，而可有其他權宜之處理方式的看法。

粵北地區現包括韶關市和清遠市二市轄區。韶關市下轄南雄、仁化、始興、樂昌、乳源、曲江、翁源、新豐、潯江、北

---

<sup>1</sup> 《中國語言地圖集》將此歸屬未明的方言稱為「韶州土話」，莊初昇認為韶州乃古地名，恐怕不明所指，此為其一；土話通行的範圍並不僅止於古韶州轄內，此為其二，故一如湖南南部土話稱為「湘南土話」一樣，把粵北地區的土話稱為「粵北土話」。參見（莊初昇 2004：14）。

江、武江等11個縣（市、區）；清遠市下轄有連州、連南、連山、陽山、英德、佛岡、清新、清城等8個縣（市、區）。本文在說明粵北客家方言語音現象，採用幾個方言點為例，分別是：南雄（烏徑）、仁化（長江）、翁源、曲江（馬壩）、英德東部（白沙）、連南、連山（小三江）、清新（魚壩）。南雄烏徑的材料採用張雙慶、萬波〈南雄（烏徑）方言音系特點〉（《方言》1996年第4期）。清新魚壩的材料來自莊初昇〈粵北客家方言語音概貌〉（《韶關學院學報》2005年第5期）。仁化長江的材料來自莊初昇、李冬香〈仁化縣長江方言同音字彙〉（《第三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2000年）。曲江馬壩的材料主要採用林立芳〈馬壩客家方言同音字匯〉（《韶關大學學報》1992年第1期<sup>2</sup>）；〈馬壩方言詞匯〉（《韶關大學學報》1994年第1期）。連山小三江的材料來自陳延河〈廣東連山小三江客家話記略〉（《客家縱橫—首屆客家方言學術研討會專集》1994年）。英東白沙的材料來自胡性初〈英東白沙（池塘村）客家話語音特點〉（《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翁源的部分，根據《翁源縣志》第五章〈方言〉記錄，與李如龍、張雙慶主編的《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年）所載，情況有所不同，故翁源、連南採用李、張書之材料，另外就《翁源縣志》（廣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五章「本章重點記述翁中片的客家方言」所言另立翁中一點，下不再注。

<sup>2</sup> 林立芳在〈馬壩方言詞匯〉一文載錄：「馬壩方言語音系統請參看拙作〈馬壩方言同音字匯〉（《韶關大學學報》1993年第1期）。」然經筆者透過就讀韶關學院的友人實地查找，本文全名為〈馬壩客家方言同音字匯〉，而刊登卷期應為1992年第1期。或因林先生的誤錄，爾後他人的記載均同於林先生，皆誤。

## 二、粵北客家方言概況

粵北地區除了客家方言之外，尚有粵方言、閩方言、西南官話、土話以及少數民族語言等。大致上，土話分佈範圍廣，幾乎遍佈整個粵北地區。客家方言則由東向西逐漸減少，東邊的始興、翁源和新豐屬純客住縣，愈向西走，客家方言分佈愈趨分散，粵方言愈強勢。以行政區劃而言，韶關市所轄，客家方言具優勢，成片狀分佈；粵方言集中在縣城，成點狀分佈。清遠市境內，粵方言分佈成片，客家方言則點狀散居。

梁猷剛（1985）一文詳細的介紹了粵北漢語方言的分佈，是很好的參考資料。隨著時序演進，迭有新的報告公諸於世，以下就簡單介紹近年粵北客家方言的分佈情形：

始興、翁源和新豐是純客住縣，絕大多數居民使用客家方言。

南雄市：除雄州鎮及黎口、全安、主田、古市等鄉鎮的部分村落外，其餘各地均使用客家方言。

樂昌市：九峰、五山、兩江、大源、秀水、梅花、雲岩、沙坪等鄉鎮的全部，羅家渡、廊田、河南等鄉鎮的大部分及長來、慶雲、白石、坪石、老坪石和三溪等鄉鎮的部分地區使用客家方言。

乳源瑤族自治縣：除了必背、游溪、東坪和柳坑的瑤族講瑤話，桂頭、楊溪的部分村落使用「連灘聲」（閩南話），桂頭的部分村落講粵北土話及粵方言之外（均兼通客家方言），其餘各地均使用客家方言。

曲江縣：全縣23個鎮中，大塘、火山、靈溪、楓灣、小坑、

沙溪、羅坑、江灣、鳳灣、黃坑、大坑口、花坪除個別瑤族村落外，均通行客家方言；馬壩、烏石、樟市、白沙、龍歸、重陽、犁市、大橋、周田大部分村落和梅村、白土少數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英德市：橫石水、青塘、黃陂、橋頭、大鎮、白沙、魚灣、橫石塘、沙口、下石太、石灰鋪、古牯塘、西牛等鄉鎮，除古牯塘的瑤人講瑤話，其他均使用客家方言。附城、張陂、水邊等鄉鎮以講客家話為主。大灣、沙壩、波羅等地講客家方言各佔一半。望埠、青坑、大洞、九龍、明徑等鄉鎮少數人講客家話。

上述八個縣市，純客縣不說，其他各縣市各有半數以上居民講客家話，粵北其餘各縣市使用客家方言的人口均在半數以下。

仁化縣：董塘鎮、石塘鎮及丹霞鎮的部分村落，說一種自稱為「虱婆聲」的土話，縣城通行粵方言，其他地方均屬客家方言區（林立芳、莊初昇 2000：128）。

浚江、北江、武江區：市區均通行粵方言，郊區除武江區僅一部份外，大部分村落都使用客家方言。

連州市：連州、附城、九陂、龍潭、朝天等鄉鎮的大部分村落及龍坪、西江、保安、清水、東陂、瑤安、高山的一部份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連南瑤族自治縣：寨岡鎮和寨南鄉北部及其他個鄉鎮的個別村落使用客家方言。

連山壯族瑤族自治縣：小三江、上帥、加田、福塘和永豐等鄉鎮的35個自然村約一萬人講客家話。

陽山縣：江英、高峰、犁頭、嶺背、黃岔、小江、秤架、大

良、紅蓮、黎埠等鄉鎮通行客家方言；杜步、新墟、七拱、太平、楊梅、水口等鄉鎮少數村落講客家話。

佛岡市：北部的高崗、煙嶺和徑頭通行客家方言；西部、西南部的龍南、民安、龍山，南部的湯塘，東部的水頭等鄉鎮部分村落講客家話。

清城區、清新縣：市區和太和、白灣、回瀾、山塘等鄉鎮屬粵方言區，其餘24鄉鎮都有一些客家方言村落，其中，附城、源潭、龍塘、魚壩、高田、秦皇等鄉鎮的客家方言村落較多。<sup>3</sup>

### 三、粵北客家之移民歷史

方言的分區不是單純地理上或行政區域上的劃分，而是方言自身的分類。是以考慮方言分區的原則時，自然要以語言特徵為劃分的主要依據。然而，方言的形成和發展與社會、歷史等有密切關係，我們不能排除相關的背景因素，更應加以參考。

我們可以惠州話為例。關於惠州話的系屬問題，往來學者有不同的看法，至今未有定論。黃雪貞（1987）〈惠州話的歸屬〉、周日健（1989）〈從水源音看惠州話的系屬〉，認為惠州話應歸屬於客方言的一支。劉若云（1991）《惠州方言志》、傅雨賢（1994）〈惠州客家話吸收粵語成分探索〉都認為惠州話由於長期以來受廣州話的巨大影響，在語音、詞匯、語法諸方面都吸收了不少粵語成分，是一種頗具特色的客方言。

<sup>3</sup> 有關清遠市之客家方言分佈，較詳細的資料尚可參考（葉國泉、羅康寧 1992：213-214）。該文稱清遠市「粵語使用人數為258262人，客家話使用人數為164619人，可見粵語不僅在地理上佔有優勢，在人數上亦佔有優勢。」

劉叔新（1987）〈惠州話系屬考〉、楊烈雄（1989）〈對惠州話系屬問題的看法〉則認為惠州話略向廣東話傾斜而與客家話語音距離較遠。

我們認為惠州話屬於客家方言（蔡宏杰、劉勝權 2005），除了語言特徵之外，歷史移民的條件應列入考慮。據劉若云（1991：5）關於惠城區先民的來源，史料上雖然記載很少，但通過向惠城區老年人作調查，可以了解到，惠城區先民多是明清時期從江西、福建、以及廣東嘉應州（今梅縣市）來的客家人。也有零星文獻可以印證，據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修的《惠州府志·郡事記》的記載可知，明萬曆二十年以前，因戰亂，惠州一帶居民很少。到萬曆十七年，從興寧、五華、安遠、武平遷了一批人到這裡。興寧縣、五華縣位於廣東東部，是客家方言區；安遠縣位於江西南部，武平縣位於福建西南部，也都是客家方言區，因此，這些移民是客家人。惠城區的先民主要是客家人，所以說惠州話的底層是客家方言。

有了移民歷史為佐證，加上語言特徵的考察，劉若云認為惠州話屬於客家方言就顯得更加有力。

循著這個思路，我們來檢視粵北客家的移民歷史，對下面談論粵北客家方言的分區有重要關係。

粵北地區許多地方客家方言來自閩西，上述《翁源縣志》所錄：「翁源各姓大都是宋末明清從贛南、閩西再轉遷而來的，而多數是從閩西上杭直遷翁源。」（1997：863）再以曲江縣為例，據《曲江縣志》第五章〈方言〉，今曲江客家話人口大部分稱祖先來自福建閩西，能說的具體一點的則稱來自上杭縣瓦子街或福建瓦子街。



遷徙年代一般早者始於宋，晚者止於明末清初，其中以元末明初遷入者為多。有直接從福建遷來者，亦有經今江西湖南兩省或粵東、粵北各縣輾轉遷來。對於一些自稱祖先於清代從粵東、粵北各縣遷來的客家村民，再追究其淵源，仍然會與福建發生淵源關係。據調查，馬壩鎮新村、陽崗、鞍山、算溪，樂村坪、石堡等管理區大部分張姓村民（約2600多人）均稱其祖先約於宋末元初從福建上杭縣瓦子街竹園村遷來現居地。楓灣鎮大筍、浪石、步村、楓灣、白水等管理區的劉姓村民（約1100多人）；石峰、白洋石、大筍、白水、步村、浪石等管理區的陳姓居民（約2200多人）均稱其祖先約500多年前從福建上杭縣瓦子街遷來韶州城附近，後又遷現居地。（1999：1056-1057）

乳源朱氏亦多來自閩西。據朱品端、林俊杰（2005）：「乳源朱氏分兩支，嶺頭朱氏和桂頭朱氏。嶺頭朱氏要比桂頭朱氏早來300多年，人口也多得多。…嶺頭朱氏的鼻祖朱榮華是朱熹的第9代孫，家住福建汀州府長汀縣四都高地街，為福建布政官。…景泰三年，文武因遭奴僕事，帶著4個兒子遷粵，先到肇慶小水洞住年，後又遷乳源白築山下住3年，仍覺不妥，再遷乳源龍溪楓樹坪立居。」

南宋末年，元軍大舉南侵，粵北遭逢兵燹，人口大量減少，至明初仍然不振。上述移民進入粵北的時間大約是明洪武以後，而以成化年間為閩西客家向粵北入遷的全盛期。主要的原因是明代初年，粵北人口過少，地方官不得不大量招募外人入籍墾荒。另外，閩西各地飢荒頻傳，因為交通的地利之便，致使當地人口大量遷往粵北。因此，粵北急需人力開墾，是閩西客家遷入的外因，而明代初年閩西頻繁發生的飢荒，正是當地客家遷往粵北的

內因（莊初昇 1999）。

除了閩西客家移民之外，粵北客家尚有來自粵東北的。例如粵北西邊的連山縣，大約有一萬的客家人口。據當地客家最大姓楊姓人家表示，其祖先來自嘉應州 坑。又據楊氏族譜，楊姓基連始祖乃自康熙三十四年（西元1695年）攜眷遷入（陳延河 1994）。可見來自梅縣一帶的客家移民，遷入時間較閩西為晚。不論遷入時間早晚，客家先民大量遷居粵北多在明清時候，且世系多半可考，這是很重要的。

#### 四、分區問題

粵北地區漢語方言情況實屬多元，分佈互為唇齒亦所在多有。除了新豐、始興、翁源等幾個純客住縣外，粵方言、閩方言及各種土話紛陳，受其影響，相較其他地區之客家方言，粵北客家方言所呈現之語言現象自然有其特出之處，也有其複雜之理。前人對粵北客家方言分區問題之研究乃鳳毛麟角，實屬珍貴。然經檢視發現中有未竟之憾，故本節首先回顧前人研究，次以相關音韻現象回應，討論分區的問題。

##### （一）前人研究回顧

方言分區，需要以語言特點為主要依據。在眾多標準中，必須區分主次，就分區工作而言，語音條件應該是劃分方言的主要標準。因為在漢語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語音特點具有對應性和系統性，比較容易感知和掌握，相對來說區分效果較高。羅杰瑞（Jerry Norman 1988/1995：162）首先利用詞彙條件給方言分區，但丁邦新（2005）也提出單用詞彙分區的侷限。加以詞彙

和語法的特點比較無法凸顯，是以一般給漢語方言分區主要還是根據語音的條件。

語音條件又應注意歷史性的和非歷史性的標準，歷史性的標準體現語言的分化變遷，而非歷史性的發生較晚，或受方言影響，難以用來區分方言（王福堂 2005：58-61）。丁邦新曾就漢語方言的區分提出歷史性的和非歷史性的兩種語音條件，歷史性的語音變化又分早期和晚期兩類。他說：「以漢語語音史為根據，用早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大方言；用晚期歷史性的條件區別次方言；用現在平面性的條件區別小方言。早期、晚期是相對的名詞，不一定能確指其時間。條件之輕重以相對之先後為序，最早期的條件最重要，最晚期的條件也就是平面性的語音差異了。」（丁邦新 1982/1998：168）早期的歷史性的語音演變反映方言中古時已經分化，可據以區分方言。晚期的歷史性語音演變則反映方言近古變化，一般是方言內部的再分化，故可據以區分次方言。根據晚期歷史性音變制訂的語音標準主要如：（王福堂 2005：60-61）

照二組照三組聲母的音值

見組曉組聲母的音值

陰聲韻韻尾的演變

陽聲韻韻尾的演變

入聲韻韻尾的演變

調類的分合

入聲調的分派

以上這些標準適用於漢語方言，故為下面討論語音條件的重要指標。

李榮（1989：11）將漢語方言分成官話、晉語、吳語、徽

語、贛語、湘語、閩語、粵語、平話、客家話等十區。黃雪貞（1987）則根據客家話的分布及其語言特點，將客家話分為若干片。

有關粵北客家方言的分區，熊正輝（1987）〈廣東方言的分區〉中曾對廣東方言做過分區研究，他將粵北的客家方言分作兩片。根據輔音韻尾 [-m、-n、-ŋ、-p、-t、-k] 不全，將始興、南雄、翁源、英德、乳源、仁化、連南、連縣、陽山、樂昌等縣劃歸「粵北片」；因輔音韻尾俱全、分別有 [ts、ts'、s；tɕ、tɕ'、ɕ] 兩組聲母、「瓜、乖、快、光」有 [u] 介音，將韶關、曲江、英德劃歸「粵台片」的「韶南小片」。本文影響力不小，後來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在對粵北客家方言分區時，也採用熊氏的說法，亦即該書也如此分片（1987：B13）。然而，經過現階段對語料的檢視，例如翁源雖可說鼻音、塞音韻尾不全，但《翁源縣志》也錄有俱全的地點，而曲江客家話塞擦音、擦音只有一套，輔音韻尾不全，許多現象與熊正輝所說有異。

李如龍、張雙慶分析客家方言的入聲韻和入聲調，將客家方言分為南、北兩片，粵北地區屬南片（1995：75-99）。這樣的分片範圍很大，不是很能滿足實際的狀況。李如龍（1995/1996）後來透過客家方言的比較仍舊持此看法，李文認為客家方言的分片可與客家歷史相論證，亦提供本文相當的啟發。溫昌衍（2006：11-14）根據語音及詞彙的條件，將閩西、贛南稱為北片，粵東、粵中劃為南片，南、北片中又各分兩小片，他認為很難將粵北詳細地區分南、北，因而將粵北地區稱為「南北混合片」。溫氏的分片雖較李、張的說法精密，但是還不是最理想的分區。

莊初昇先生對此問題亦有所感，在其〈粵北客家方言語音概貌〉一文尾端，根據研究成果，將粵北客家方言分為兩大類，其

中第一大類又可進一步分為兩小類，已具分區之雛形。然在文末他說：「因為調查的深度和廣度都還不足夠，僅憑上面這些特點似乎還無法對這一大類的客家方言作進一步的劃分。」（2005：91）

可見粵北客家方言的分區尚有討論的空間。於是，我們參考上述幾個晚期性語音標準，輔以移民歷史之考察，重新檢視粵北客家方言的分區。

## （二）粵北客家方言語音現象

以下就針對前言所述幾個粵北客家方言點，描述其重要語音現象，概括其共同特徵及內部差異，重新檢視分區問題。

### 1. 聲母方面

(1) 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都送氣。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都送氣。

表1

	大	頭	坐	茶	柱	敗	皮	跪
烏徑 <sup>4</sup>	t'a <sup>6</sup>	t'e <sup>2</sup>	ts'o <sup>5</sup>	ts'œ <sup>2</sup>	tɕ'y <sup>21</sup>	p'a <sup>6</sup>		k'ui <sup>3</sup>
長江 <sup>5</sup>	t'a <sup>5</sup>	tɛ	ts'o <sup>1</sup>	ts'o <sup>2</sup>	tʃ'i	p'a <sup>5</sup>	pi	k'ui <sup>3</sup>
翁中	t'ai <sup>3</sup>	t'eu <sup>2</sup>	ts'o <sup>1</sup>	ts'a <sup>2</sup>	tʃ'u <sup>1</sup>	p'ai <sup>3</sup>	p'i <sup>2</sup>	k'ui <sup>3</sup>
翁源	t'ai <sup>3</sup>	t'eu <sup>2</sup>	ts'ou <sup>1</sup>	ts'a <sup>2</sup>	ts'y <sup>1</sup>	p'ai <sup>3</sup>	p'i <sup>2</sup>	k'ui <sup>3</sup>
曲江 <sup>6</sup>	t'ai <sup>3</sup>	t'ei <sup>2</sup>	ts'ou <sup>1</sup>	ts'a <sup>2</sup>	ts'u <sup>1</sup> ts'y <sup>1*</sup>	p'ai <sup>3</sup>	p'i <sup>2</sup>	k'ui <sup>3</sup>
白沙	t'ai <sup>3</sup>					p'ai <sup>3</sup>		
連南	t'ai <sup>5</sup>	t'æi <sup>2</sup>	ts'ou <sup>1</sup>	ts'a <sup>2</sup>	tʃ'y <sup>1</sup>	p'ai <sup>5</sup>	p'i <sup>2</sup>	k'oi <sup>3</sup>
小三江	t'ai <sup>5</sup>	t'eu <sup>2</sup>	t'o <sup>2</sup>		ts'u <sup>1</sup>	p'ai <sup>5</sup>	p'i <sup>2</sup>	k'ui <sup>3</sup>
魚壩	t'ai <sup>3</sup>		ts'o <sup>1</sup>	ts'a <sup>2</sup>	ts'y <sup>5</sup>	p'ai <sup>3</sup>		k'uei <sup>3</sup>

由上表可見，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都送氣。

長江有部分並、定母字發生變調時，聲母雖然清化，但讀不送氣音，如「頭、皮」等。這條標準屬於早期的歷史性條件，大致說明了客家方言的特徵。南雄城關話則不論平、仄，今多讀為不送氣清音，如「婆、爬、別」等並母字聲母都是 p；「代、隊、碟」等定母字聲母都是 t（陳滔 2002）。這兩個地方比較特殊。

黃雪貞（1987）提到古全濁聲母字客家話今音也有不送氣的，其中有些不能以少數或例外來解釋，因為這些字在客家方言內部表現得十分一致，很少有地區性的限制，亦即這些全濁聲母字多數客家話都不送氣，分別是「渠（或寫作佢）辮笨對贈叛站車～鋤」等八字。礙於語料的限制，表2列出前七字，觀察粵北客家方言之複雜性。

對於這個現象，劉鎮發（2003：436）認為「並、隊、竟、斃、笨、辮」等濁去字不送氣，乃是因為這些字是客家方言濁音清化完成後受北方官話影響而來的例外字，所以在客家方言內部有很高的一致性。萬波（2000）提出客贛方言的「辮」字可能另有來源。謝留文認為「贈、鋤」可能不是客家話口語常用字；「站」是蒙古語借字，顯然受北方話影響；「笨、叛」也有客家話，如永定、長汀是讀送氣的（1999：167-168）。我們可以看到「贈、叛、站」等，不乏送氣的現象，大致上符合這樣的說法。如此說來，大概只有「渠」字是比較顯著而特別的例字。

4 烏徑的「柱 tc'y21」乃是小稱變調。

5 長江的「頭、柱、皮」等，未標調號表小稱變調，下不再注。

6 曲江客家話的部分，由於林立芳的兩篇文章所收錄之例字不足，故採用周日健、馮國強（1998）一文增補之。後者與林立芳所錄音系最大的不同，在於後者在韻母部分多了 [y] 和 [uon] 兩韻。周、馮一文說曲江遇合三除非、莊二組外，一般讀成撮口呼 [y]，而林文這些字則讀成 [-i] 或 [-u]；[uon] 韻如官、貫、換，在林文則為 [uan]（官、貫）或 [on]（換）。下表不另做記號或說明。但有「\*」號者，錄自（辛世彪 2000：37-45）。該文提到曲江例字的來源為周日健提供，故亦採用之。

表2

	渠(他)	辮	笨	隊	贈	叛	站車~
烏徑	i <sup>2</sup>	p'ɛ̃ <sup>6</sup>	p'õv <sup>6</sup>	toy <sup>5</sup>	tɕ'iẽ <sup>6</sup>	p'ã <sup>3</sup>	ts'ã <sup>6</sup>
長江	ki <sup>1</sup>	pin <sup>1</sup>	puŋ <sup>5</sup>	tui <sup>5</sup>	tseŋ <sup>5</sup>	p'an <sup>5</sup>	tsaŋ <sup>5</sup>
翁中			pun <sup>5</sup>		ts'en <sup>3</sup>		tsan <sup>3</sup>
翁源	ki <sup>2</sup>	pian <sup>1</sup>	pun <sup>5</sup>	tui <sup>5</sup>		p'an <sup>3</sup>	tsaŋ <sup>3</sup>
曲江		pian <sup>1</sup> pin <sup>1</sup>	pun <sup>5</sup>	tui <sup>5</sup>		p'an <sup>5</sup>	ts'an <sup>3</sup>
白沙				tui <sup>3</sup>		p'an <sup>5</sup>	
連南	ki <sup>2</sup>	p'ien <sup>1</sup> pin <sup>1</sup>	pon <sup>5</sup>	t'ɔi <sup>5</sup>		p'an <sup>5</sup>	ts'an <sup>5</sup>
魚壩	ki <sup>2</sup>	pian <sup>1</sup>	pen <sup>3</sup>	tui <sup>3</sup>	ts'in <sup>3</sup>	p'an <sup>5</sup>	ts'am <sup>3</sup>

(2) 精、莊、知、章的讀法

表3

	精、莊、知二						章、知三					
	借	且	盜	炒(吵)	鋤	師(史)	茶	紙	春	樹	張	除
烏徑			ts'ɿ <sup>2</sup>	ts'au <sup>3</sup>	ts'u <sup>2</sup>	sɿ <sup>1</sup>	ts'œ <sup>2</sup>	tsɿ <sup>3</sup>	tɕ'iõv <sup>1</sup>	cy <sup>6</sup>	tɕiõ <sup>1</sup>	tɕ'y <sup>2</sup>
長江	tsio <sup>1</sup>	ts'io <sup>3</sup>	ts'ɿ <sup>2</sup>	ts'au <sup>3</sup>	ts'ɔ <sup>2</sup>	sɿ <sup>1</sup>	ts'o <sup>2</sup>	tsɿ <sup>3</sup>	tʃ'uy <sup>1</sup>	ʃi <sup>5</sup>	tʃɔŋ <sup>1</sup>	tʃ'i <sup>2</sup>
翁中	tsia <sup>5</sup>	ts'ia <sup>3</sup>		ts'au <sup>3</sup>	ts'ɿ <sup>2</sup>	(sɿ <sup>5</sup> )	ts'a <sup>2</sup>	tʃi <sup>3</sup>		ʃu <sup>3</sup>	tʃoŋ <sup>1</sup>	tʃ'u <sup>2</sup>
白沙	tɕia <sup>5</sup>	tɕ'ia <sup>3</sup>		(ts'ao <sup>2</sup> )	ts'-	s-(sɿ <sup>3</sup> )		tʃ'-	tʃ'-	ʃu <sup>3</sup>	tsaŋ <sup>1</sup>	
連南	tsia <sup>5</sup>		ts'ɿ <sup>2</sup>	ts'au <sup>3</sup>	ts'əu <sub>2</sub>	si <sup>1</sup>	ts'a <sup>2</sup>	tsi <sup>3</sup>	tʃ'ɔn <sup>1</sup>	ʃy <sup>5</sup>	tʃɔŋ <sup>1</sup>	tʃ'y <sup>2</sup>
小三江	tia <sup>5</sup>	t'ia <sup>3</sup>		t'au <sup>3</sup>	t'o <sup>2</sup>	ɬy <sup>1</sup>	t'-	tsi <sup>3</sup>	ts'un <sup>1</sup>	su <sup>5</sup>	tsoŋ <sup>1</sup>	
翁源	tsia <sup>5</sup>		ts'ɿ <sup>2</sup>	ts'au <sup>3</sup>	ts'y <sup>2</sup>	sɿ <sup>1</sup>	ts'a <sup>2</sup>	tsɿ <sup>3</sup>	ts'iun <sup>1</sup>	sy <sup>3</sup>	tsɔŋ <sup>1</sup>	ts'y <sup>2</sup>
曲江	tsia <sup>5</sup>			ts'au <sup>3</sup>	ts'u <sup>2</sup>	sɿ <sup>1</sup>	ts'a <sup>2</sup>	tsɿ <sup>3</sup>	ts'un <sup>1</sup>	su <sup>3</sup> sy <sup>3</sup>	tsɔŋ <sup>1</sup>	ts'u <sup>2</sup>
魚壩			ts'y <sup>2</sup>	ts'au <sup>3</sup>	ts'ɔ <sup>2</sup>	sy <sup>1</sup>	ts'a <sup>2</sup>	tsi <sup>3</sup>	ts'en <sup>1</sup>		tsɔŋ <sup>1</sup>	ts'y <sup>2</sup>

我們可以將精、莊、知、章分為兩組：精、莊、知二一組；章、知三一組，藉此來觀察其分合。由上表可以看到，烏徑、長江、翁中、連南都有兩套塞擦音、擦音。小三江雖然看起來只有一套，但其精、莊、知二讀 t-、t'-、ɬ-，混入了端組，所以性質上

和烏徑等是相同的。白沙甚至有三套塞擦音、擦音，主要的差別是精組有部分讀為 **tɕ-**。

至於翁源、曲江、魚壩則混為一組，只有一套塞擦音、擦音聲母。

(3) 古泥、來母今讀，粵北客家方言大致有別，只有曲江和白沙泥、來不分，魚壩也有部分合併。

表4

	腦	老	濃	龍	紐	柳	南	藍
曲江		lou <sup>3</sup>	luŋ <sup>2</sup>	luŋ <sup>2</sup>	lau <sup>3</sup>	liu <sup>5</sup>	lan <sup>2</sup>	lan <sup>2</sup>
白沙	no <sup>3</sup>	no <sup>3</sup>	nu <sup>2</sup>	nu <sup>2</sup>				
魚壩	lo <sup>3</sup>	lo <sup>3</sup>	luŋ <sup>2</sup>	luŋ <sup>2</sup>	diu <sup>3</sup>	leu <sup>5</sup>	dam <sup>2</sup>	lam <sup>2</sup>

曲江沒有「腦」字的資料，就「效攝開口一等」其他字例看來，「腦」字和「老」同音的機會很高。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曲江馬壩客家話古泥、來母今讀不分。英東白沙則不同於曲江，泥、來一般多混同為 [n-]。清新魚壩基本上和其他粵北客家方言一樣，泥、來有別 (d-和l-)，但少數字已經開始混同，由上表看來，這種混同由同韻的兩個字開始。n、l不分的現象，很有可能源於方言間的相互影響，正是上述非歷史性的語音變化。

(4) 古溪母的個別或常用字，除了英東白沙和曲江馬壩資料缺乏不甚明確外，其餘各點都有與曉母合流的，即今讀有讀同曉母 h- 或 f- 的現象。如：

烏徑：褲 fu<sup>5</sup>、坑 hã<sup>1</sup>

長江：糠 hoŋ<sup>1</sup>、坑 k'ɛŋ<sup>1</sup>/haŋ<sup>1</sup>

翁中：坑 haŋ<sup>1</sup>

翁源：肯 k'en<sup>5</sup>/hen<sup>3</sup>、坑 haŋ<sup>1</sup>



連南：肯 hen<sup>3</sup>、坑 haŋ<sup>1</sup>、起 hi<sup>5</sup>

小三江：褲 fu<sup>5</sup>、肯 hen<sup>3</sup>、客 hak<sup>7</sup>、坑 haŋ<sup>1</sup>

魚壩：褲 fu<sup>5</sup>、肯 hen<sup>3</sup>、客 hak<sup>7</sup>、坑 haŋ<sup>1</sup>

曲江在這方面的表現比較特殊，它大致上仍保持溪母的讀法，如：褲 k'u<sup>5</sup>、坑 k'aŋ<sup>1</sup>、客 k'ak<sup>7</sup>。

接著我們看曉、匣母三四等的變化：有部分三四等字會進一步顎化成 ɕ-、s-或ʃ-。如：

烏徑：希 ɕ-、香 ɕiõ<sup>1</sup>

長江：希 ʃi<sup>1</sup>、嫌 ʃiŋ<sup>2</sup>、訓 ʃuŋ<sup>5</sup>、穴 ʃie<sup>8</sup>、香 ʃoŋ<sup>1</sup>

翁中：希 ʃi<sup>1</sup>、嫌 ʃam<sup>2</sup>、訓 ʃun<sup>5</sup>、穴 ʃat<sup>8</sup>、香 ʃoŋ<sup>1</sup>

翁源：嫌 sian<sup>2</sup>、訓 syn<sup>5</sup>、穴 siet<sup>8</sup>、香 sioŋ<sup>1</sup>

曲江：嫌 sian<sup>2</sup>、訓 sun<sup>5</sup>、穴 siet<sup>8</sup>、香 soŋ<sup>1</sup>、戲 sɿ<sup>5</sup>

這樣的變化甚是一致，甚至溪母混同曉母後也有進一步顎化的例子，如：

烏徑：去 ɕi<sup>5</sup>

長江：去 k'i<sup>5</sup>/ʃi<sup>1</sup>、起 k'i<sup>3</sup>/ʃi<sup>3</sup>

曲江：去 sɿ<sup>5</sup>

魚壩：去 hi<sup>5</sup>/si<sup>5</sup>

由上可見溪母讀同曉母後再顎化的軌跡，即 k'i > hi > ɕi > ʃi > si。我們看到曲江的「戲、去」二字覺得特別有意思，這是細音字顎化以後進一步演變的結果，過程可以概括為 k'i > hi > (ɕi) > si > sɿ。我們這裡的討論採用「顎化」為音變的解釋，或說這是一種舌位前化運動（陳秀琪 2005）。音變前半起因於顎化，後半確實是前化，不過我們不能排除這是音位化處理後的現象。

## 2. 韻母方面

### (1) 古歌、豪韻今讀的分合

從下表看來，可以明顯看到烏徑、長江、連南、小三江等歌、豪韻有別。白沙礙於資料有限，下表看不出所以然，實際上，豪韻的「糟、到、造」等都讀 [-uo]，歌、豪韻也是有別的。不過可以看到歌、豪韻開始有混同的現象。翁中、翁源、曲江、魚壩大致已歌、豪不分，但是仍然有分別的痕跡，例如魚壩豪韻「勞 lau<sup>2</sup>、豪 hau<sup>2</sup>」，與歌韻有別。歌豪有別的相對上是較早的層次，白沙豪韻的音讀比較特殊。

表5

	歌韻				豪韻			
	多	羅（鑼）	歌	河	刀	老	高	草
烏徑	to <sup>1</sup>	lo <sup>2</sup>	ko <sup>1</sup>	ho <sup>2</sup>	tau <sup>1</sup>	lau <sup>3</sup>	kau <sup>1</sup>	ts'au <sup>3</sup>
長江	tɔ <sup>1</sup>	lɔ <sup>2</sup>	kɔ <sup>1</sup>	hɔ <sup>2</sup>	tau <sup>1</sup>	lau <sup>3</sup>	kau <sup>1</sup>	ts'au <sup>3</sup>
白沙	-o	糯no <sup>3</sup>	-o	ho		no <sup>3</sup>		-uo
連南	təu <sup>1</sup>	(ləu <sup>2</sup> )	kəu <sup>1</sup>	həu <sup>2</sup>	tau <sup>1</sup>	lau <sup>2</sup>	kau <sup>1</sup>	ts'au <sup>3</sup>
小三江	to <sup>1</sup>	lo <sup>2</sup>	ko <sup>1</sup>	ho <sup>2</sup>	tau <sup>1</sup>	lau <sup>3</sup>	kau <sup>1</sup>	
翁中		lo <sup>2</sup>		ho <sup>2</sup>	to <sup>1</sup>	lo <sup>3</sup>	ko <sup>1</sup>	ts'o <sup>3</sup>
翁源	tou <sup>1</sup>	(lou <sup>2</sup> )	kou <sup>1</sup>	hou <sup>2</sup>	tou <sup>1</sup>	lou <sup>2</sup>	kou <sup>1</sup>	ts'ou <sup>3</sup>
曲江	tou <sup>1</sup>	(lou <sup>2</sup> )	kou <sup>1</sup>	hou <sup>2</sup>	tou <sup>1</sup>	lou <sup>3</sup>	kou <sup>1</sup>	ts'ou <sup>3</sup>
魚壩	tɔ <sup>1</sup>	lɔ <sup>2</sup>	kɔ <sup>1</sup>	hɔ <sup>2</sup>	tɔ <sup>1</sup>	lɔ <sup>3</sup>	kɔ <sup>1</sup>	ts'ɔ <sup>3</sup>

### (2) 山攝一、二等見系字的讀法。

山攝一、二等見系字今讀在烏徑、長江基本不分，其他點大體都有分別。我們以狀況比較特殊的「官、關」為例。

表6

	烏徑	長江	翁源	曲江	白沙	連南	小三江	魚壩
官桓	kuā <sup>1</sup>	kuaŋ <sup>1</sup>	kan <sup>1</sup>	kuan <sup>1</sup>	-uan	kuən <sup>1</sup>	kuən <sup>1</sup>	kuən <sup>1</sup>
關刪						kuan <sup>1</sup>	kuan <sup>1</sup>	kuan <sup>1</sup>

「官、關」的情況比較特殊，即使其他見系一、二等字有別，這兩個字也很容易混讀成同音。

(3) 「瓜、乖（怪）、快、光」的讀音。

古合口一、二等見系字的今讀，粵北客家方言保留 -u- 介音的情況不一。以「瓜、乖（怪）、快、光」等字為例：

表7

	烏徑	長江	翁中	翁源	曲江	白沙	連南	小三江	魚壩
瓜	kuə <sup>1</sup>	ko <sup>1</sup>		ka <sup>1</sup>	kua <sup>1</sup>	-ua	kua <sup>1</sup>	kua <sup>1</sup>	kua <sup>1</sup>
乖（怪）	(kua <sup>5</sup> )	(kua <sup>5</sup> )	kai <sup>1</sup>	kai <sup>1</sup>	kuai <sup>1</sup>	-uai	kuai <sup>1</sup>	kuai <sup>1</sup>	(kuai <sup>5</sup> )
快	k'ua <sup>5</sup>	<u>k'ua<sup>1</sup></u> k'ua <sup>5</sup>	k'ai <sup>5</sup>	k'ai <sup>5</sup>	k'uai <sup>5</sup>	-uai	k'uai <sup>5</sup>		fai <sup>5</sup>
光	kuō <sup>1</sup>	kɔŋ <sup>1</sup>	koŋ <sup>1</sup>	kɔŋ <sup>1</sup>	koŋ <sup>1</sup>	-aŋ	kɔŋ <sup>1</sup>	kuoŋ <sup>1</sup>	kuɔŋ <sup>1</sup>

由上表，烏徑、小三江和魚壩保留 -u- 介音的情形較好，觀察其他一、二等字，又以小三江、魚壩保留最完整。其他方言點都殘缺不全，尤其是一等的「光」字，粵北客家方言留有 -u- 介音的不多。熊正輝（1987）說曲江、英德這幾個字有 -u- 介音，確實不假，可見「光」字失落介音應該是晚近的事。

(4) 陽聲、入聲韻尾的情況。

一般談到客家方言的陽聲、入聲韻尾，大都以梅縣客家話為主，梅縣客家話輔音韻尾俱全乃其音系一大特色。粵北客家方言的狀況不然，比較複雜。在此不舉例字一一說明，以簡表說明如下：

表8

俱全	翁中、白沙、小三江、魚壩	-m、-n、-ŋ、-p、-t、-k
不全	烏徑、長江	-ŋ
	翁源、曲江、連南	-n、-ŋ、-t、-k

由上可知粵北客家方言在輔音韻尾的表現上頗為複雜，主要的變化是咸、深攝，韻尾失落的不少。另外，曾攝字變化也比較明顯，曾攝字中古讀為舌根韻尾，閩語、粵語都念 [-ŋ/k] 與中古韻相合，如今粵北客家方言多變為舌尖韻尾。例如：

表9

	翁中	翁源	曲江	連南	小三江	魚壩
登、燈	ten <sup>1</sup>	ten <sup>1</sup>	taŋ <sup>1</sup>	ten <sup>1</sup>	ten <sup>1</sup>	ten <sup>1</sup>
北	pet <sup>7</sup>	pet <sup>7</sup>	pet <sup>7</sup>	pet <sup>7</sup>	pet <sup>7</sup>	pet <sup>7</sup>

曾攝字由中古的舌根韻尾讀為舌尖韻尾是客家方言普遍存在的現象，羅肇錦就認為這一點足以做為客家方言與其他方言區別的一大特點（羅肇錦 1998：25-46）。粵北粵方言都讀作[-ŋ/k]的舌根韻尾與中古韻相合（詹伯慧、張日昇 1994），曲江縣城區近幾十年來，粵方言逐漸流行，不能排除受粵方言影響。

(5) 是否有 y 韻出現。

表10

	上杭	長汀	烏徑	翁中	翁源	曲江	白沙	連南	小三江	魚壩
y韻	—	—	+	+	+	+	+	+	+	+
例字	去ts'i <sup>5</sup>	鋸tʃi <sup>5</sup>	除tɕy <sup>2</sup>	呂ly <sup>1</sup>	女ŋy <sup>3</sup>	呂li <sup>1</sup> ly <sup>1</sup>	居cy <sup>1</sup>	呂ly <sup>3</sup>	呂ly <sup>1</sup>	豬tsy <sup>1</sup>
	豬tsu <sup>1</sup>	初ts'u <sup>1</sup>	豬tɕy <sup>1</sup>	娶ts'y <sup>3</sup>	樹sy <sup>3</sup>	樹su <sup>3</sup> sy <sup>3</sup>	取tɕy <sup>3</sup>	樹jy <sup>5</sup>	巨ky <sup>5</sup>	柱ts'y <sup>5</sup>

粵北客家方言除了長江以外，都有 y 韻出現。一般認為這並非客家方言的特徵，但在粵北卻十分普遍，應該正視其現象。出現 y 韻的字都在遇攝合口三等，梅縣多讀為 -i 或 -u，我們將移民來源的上杭、長汀等地加以對比，<sup>7</sup> 曲江兩讀的現象正說明了轉變的過程。無論如何，這應算是粵北客家方言的共同特徵。

(6) 「吳、五、午」的讀法。

客家方言或多或少都有聲化韻，只是數量和音讀不同，「吳、五、午」三字，梅縣讀舌根鼻音 [ŋ]，粵北客家方言多讀為雙唇鼻音 [m]，大部分的客家方言此三字以讀為舌根鼻音為主，唯獨粵北地區以 [m] 居多（呂嵩雁 1999；李如龍、張雙慶 1992），粵北土話也是以 [m-] 為多數（莊初昇 2004），或與粵北土話的影響有關。這也可說是粵北客家方言的一個特色。<sup>8</sup> 巧合的是，粵北粵方言也多有此成音節鼻音（劉勝權 2006）。詳細情況如下：

表11

	烏徑	長江	翁中	翁源	曲江	白沙	連南	小三江
聲化韻	1	2	1	1	1	1	1	2
m	吳、五	五、午	吳、五	吳、五	吳、五	吳、五、午	吳、五	五
n								
ŋ		女、魚						女

<sup>7</sup> 上杭、長汀語料參見（藍小玲 1999：146-147）。

<sup>8</sup> 客家方言成音節鼻音中，以 ŋ 為大宗，m 次之，n 最少見。除了粵北以外，讀雙唇鼻音的尚有焦嶺、紫金、東莞鳳崗、韶安秀篆、平和九峰、大庾、修水黃沙橋、萬載高村等地。參見（鄭曉峰 2001：135-159）。鄭曉峰先生認為各地漢語方言之成音節鼻音有同樣的演變規律，頗能解釋成音節鼻音的來源。

### 3. 聲調方面

有關客家方言聲調特點方面的討論頗多，可以參考黃雪貞（1988, 1989），劉綸鑫（1998），劉鎮發、張群顯（2001）等，本文不打算多加討論。只針對粵北客家方言濁上字的走向，尤其是全濁上的走向提出說明。

全濁上、次濁上有部分常用字，如「坐馬柱買弟咬舅淡近兩斤~上~山癢領」等，粵北客家方言一般都讀陰平，只有烏徑今讀陰去。

全濁上部分歸陰平外，大多歸去聲，歸入去聲之後的走向又有不同的類型：

南雄的烏徑全濁上歸入濁去，獨立一個陽去調。

長江、連南、小三江全濁上歸入濁去，和清去合併讀去聲。

翁中、翁源、曲江、白沙、魚壩全濁上歸入濁去，除部分濁去留在去聲調，大多一併歸為上聲調。

### 4. 分區問題

經過以上對粵北客家方言語音情況的描述，已經大概瞭解粵北客家方言有其特殊性及複雜性。對照前人的研究，分區問題就顯得棘手，若依照熊正輝的說法，翁源、曲江、連南都是輔音韻尾不全，都可劃入「粵北片」，顯然與其結論不同。於是我們重新檢視。在開始之前，先將上述分析作一小結，方便下面說明。

表12

語音特徵	翁源	曲江 馬壩	連南	連山 小三江	翁源 翁中	英德 白沙	清新 魚壩	南雄 烏徑	仁化 長江
1. 古全濁聲母今讀塞音、塞擦音時，一般都送氣	+	+	+	+	+	+	+	+	+
2. 古精莊知二與古章知三今讀兩套不同聲母	-	-	+	+	+	+	-	+	+
3. 古泥、來母今讀沒有分別	-	+	-	-	-	+	-	-	-
4. 溪母今讀有混同曉母的	+		+	+	+		+	+	+
5. 曉、匣母三、四等今讀有顎化為 $\ç$ -、 $s$ - 或 $\ʃ$ -	+	+	-	-	+			+	+
6. 古歌、豪韻今讀有別	-	-	+	+	-	+	-	+	+
7. 山攝一、二等見系字今讀基本有別	+	+	+	+	+	+	+	-	-
8. 瓜、乖(怪)、快、光多有 -u-介音	-	+	+	+	-	+	+	+	+
9. 輔音韻尾 -m、-n、-ŋ、-p、-t、-k 相對完整地保留	-	-	-	+	+	+	+	-	-
10. 是否有撮口呼 y 韻	+	+	+	+	+	+	+	+	-
11. 吳、五、午是否讀聲化韻 m	+	+	+	+	+	+		+	+
12. 古全濁上、次濁上部分常用字今讀陰平	+	+	+	+	+	+	+	-	+
13. 古全濁上歸去後讀去聲調	-	-	+	+	-	-	-	+	+

以上沒有記號的代表資料不足，不能妄下判斷。談到分區自然要提到分區的條件，條件的取捨形成分區的關鍵。用一條或數條語音條件分區？又哪幾條語音條件比較重要且適用？往往是困難所在，甚至見仁見智。以精、莊、知、章的分合來說，翁源有兩種類型，就《翁源縣志》所載，翁源客家來自閩西上杭為主，上杭只有一套塞擦音、擦音，則有兩套的應該另有來源。據陳延河（1994）所言，連山小三江客家來自梅縣一帶，小三江原來也有兩套塞擦音、擦音，假設翁中兩套塞擦音、擦音來源也是梅縣一帶，從翁中輔音韻尾俱全來看，這個假設是有可能的，那麼梅

縣僅存一套塞擦音、擦音就是十分晚近的變化。這個條件不應該作為劃分分區的主要依據。

所以，在調查的方言點擁有廣泛且深入，以及充足的語料之前，要憑著某些條件作分區尚有困難。誠如上述，粵北客家方言研究相對缺乏，因此筆者認為要對粵北客家方言確實分片不易。有鑑於粵北客家情況特殊，我們不妨將移民歷史列入考慮。藉由上表嘗試說明如下：

上表的第1和第12條可以說明各點為客家方言無誤，這兩條是區分大方言區有效的語音特徵。第4、7、10、11等條可說是粵北客家方言大體一致的語音特點，尤其後兩條獨具特色，是否有受其他方言影響尚可加以考察。第3條特徵容易受方言間的相互影響，常呈跨方言的分佈；第8條則是較晚近的變化，都不用來分區，但他們呈現粵北客家方言演變的態勢。我們看第5、6、9、13等條，翁源、曲江馬壩表現一致（暫稱 A 類）；第5、6、13等條，連南和連山小三江表現相同（暫稱 B 類）；由第9、13兩條，翁中、英德白沙、清新魚壩表現一致（暫稱 C 類）。也就是說，C 類可由5、6兩條和 A、B 兩類區分開來；又由第9條將 A 類和 B 類區分開來，因此我們分別分為三類。將此三類以上述語音條件分別和移民來源相對照，可以發現翁源、曲江馬壩和閩西上杭、永定等語音特徵相同（藍小玲 1999：28-104。），符合移民來自閩西的說法。連南和連山小三江第5、6、13幾條，和梅縣情形相符，亦符合小三江客家來自梅縣的移民史。至於 C 類的翁中、英德白沙、清新魚壩又不同於閩西和梅縣，而由第9、13等條看來，倒是和五華相同（周日健 2002：188-202）。至於烏徑、長江表現大體一致，可畫作一類，但目前沒有清楚的移民資料。

本文會採用五華作為 C 類代表，主要是五華和翁中、英德都



有兩套塞擦音、擦音，雖然五華話知章組聲母為  $tʂ$ 、 $tʂʰ$ 、 $ʂ$ ，翁中、英德則為  $tʃ$  組，但音值實為其次；另外，劉鎮發在給客家話分類時，用過「五華調類」一名（劉鎮發 1998：55），他說：「粵北話群—包括韶關及其鄰近地區的客家話，聲調類型一般是五華調型，但地區之間的差異比較大。一般而言，清朝以後才由粵東移民而來的，都具有較多的五華和梅縣話的特點。」（劉鎮發 1998：51）因為劉鎮發用過五華作代表，本文遂採用之，然本文分類與劉氏該文不同。而且由上述翁中異於翁源的情況來看，兩套塞擦音、擦音；輔音韻尾俱全等特點來源的推測，翁中、英德、清新魚壩等客家移民可能來自粵東。

如此一來，未必一定要為粵北客家方言分片，精確地說，分區分片的工作可待日後資料齊備再做。以往談論漢語方言的分區，通常以地理為主要關注點，強調方言與四鄰之差異性，較不注意歷史的關係。面對資料比較不足或說情況複雜的粵北，憑藉幾條語音條件，在地理上得不到滿意的分區面貌。與其像溫昌衍（2006）將粵北劃為「混合片」，現階段不妨以歷史的角度來看：將翁源、曲江馬壩稱為閩西上杭型客家話；連南和連山小三江稱為梅縣型客家話；翁中、英德白沙、清新魚壩視為五華型客家話。針對各方言點的語音特色加以歸納，繩其異同；兼顧移民歷史，定其歸列。應該會有比較清楚和系統性的效果。至於狀況尚且不明的，例如本文的烏徑、長江，姑且不予分類也無不可。

## 五、結語

分片的問題其實不容易，要對區域內的方言點有普遍的認識方能著手，就粵北客家方言來說，在環境許可之前，個人認為不

是一定要分區不可。本文起始於對前人研究的重新檢視，這裡補充了前人研究與現況不符之處，確定粵北客家方言的分區不完全像熊正輝所言。再者，本文認為粵北客家方言分區可以有不同的看法，誠如詹伯慧等（2000：48）所言：「在劃分方言時，除了充分運用語言特徵作為主要的依據以外，還有必要以社會人文歷史背景作為主要參考。」確實，我們不能忽略客家群體間的歷史關係，給客家話分類不能完全從地理語言學出發。因而根據語音特徵及移民歷史，將粵北客家方言分別歸納為閩西型、梅縣型和五華型。

粵北客家方言的分區問題未來仍有可著墨之處，在廣泛、普遍且深入的調查之後，對語音、詞彙乃至語法加以分析，當能有較令人滿意的結論出現。

## 參考書目

- 丁邦新，1982，〈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新十四卷1、2期；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頁166-187。北京：商務印書館。
- \_\_\_\_\_，2005，〈方言詞彙的時代性〉。《北京大學學報》第五期：137-138。
-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1987，《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
- 王福堂，2005，《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和層次》修訂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曲江縣志編輯委員會，1999，《曲江縣志》。北京：中華書局。
- 朱品端、林俊杰，2005，〈乳源朱氏家族源流考略〉。頁58-65，收錄於《「移民與客家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李 榮，1987，〈漢語方言的分區〉。《方言》第四期：241-259。
-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1992，《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李如龍、張雙慶，1995，〈客贛方言的入聲韻和入聲調〉。頁75-99，收錄於《中國東南方言比較研究叢書》第一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如龍，1995，〈從客家方言的比較看客家的歷史〉。收錄於《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1996，《方言與音韻論集》，頁248-26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呂嵩雁，1999，《閩西客語音韻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
- 辛世彪，2000，〈客方言聲調的演變類型〉。《海南大學學報》第十八卷第1期：37-45。
- 林立芳，1992，〈馬壩客家方言同音字匯〉。《韶關大學學報》第一期：63-80。
- \_\_\_\_\_，1994，〈馬壩方言詞彙〉。《韶關大學學報》第一期：27-34。
- 林立芳、莊初昇，2000，〈粵北地區漢語方言概況〉。《方言》第二期：126-137。
- 周日健、馮國強，1998，〈曲江馬壩（葉屋）客家話語音特點〉。頁146-157，收錄於李如龍、周日健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周日健，2002，〈五華客家話的音系及其特點〉。頁188-202，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胡性初，2002，〈英東白沙（池塘村）客家話語音特點〉。頁128-135，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翁源縣志編輯委員會，1997，《翁源縣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 莊初昇，1999，〈粵北客家方言的分佈和形成〉。《韶關大學學報》第一期：7-14。
- \_\_\_\_\_，2004，《粵北土話音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_\_\_\_\_，2005，〈粵北客家方言語音概貌〉。《韶關學院學報》第五期：81-91。

- 莊初昇、李冬香，2000，〈仁化縣長江方言同音字彙〉。頁116-133，收錄於林立芳主編，《第三屆客家方言研討會論文集》。韶關：韶關大學。
- 陳延河，1993，〈廣東連山小三江客家話記略〉。頁74-85，收錄於李逢蕊主編，《客家縱橫增刊—首屆客家方言學術研討會專集》。龍岩：閩西客家研究會。
- 陳 滔，2002，〈南雄城關話音系〉。頁73-80，收錄於謝棟元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四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陳秀琪，2005，〈知莊章聲母的捲舌音——舌位的前化運動〉。發表於《第九屆國際暨第二十三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台中：靜宜大學，2005年5月14-15日。
- 梁猷剛，1985，〈廣東省北部漢語方言的分布〉。《方言》第二期：89-104。
- 黃雪貞，1987，〈客家話的分佈和內部異同〉。《方言》第一期：81-96。
- 張雙慶、萬波，1996，〈南雄（烏徑）方言音系特點〉。《方言》第四期：290-297。
- \_\_\_\_\_，2002，〈客贛方言「辮」讀如「邊編」的性質〉，《方言》第一期：9-15。
- 葉國泉、羅康寧，1992，〈廣東雙方言區的分佈和成因〉。頁212-220，收錄於《雙語雙方言（二）》。彩虹出版社。
- 詹伯慧主編，2000，《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 溫昌衍，2006，《客家方言》。廣州：華南理工大學出版社。
- 熊正輝，1987，〈廣東方言的分區〉。《方言》第三期：161-165。

- 鄭曉峰，2001，〈漢語方言中的成音節鼻音〉。《清華學報》新三十一卷1、2期：135-159。
- 蔡宏杰、劉勝權，2005，〈從語音與基本詞彙看惠州話的系屬〉。發表於《第五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中壢：中央大學，2005年12月3日。
- 劉若云，1991，《惠州方言志》。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
- 劉鎮發，1998，〈客家人的分布與客語的分類〉。頁47-60，收錄於李如龍、周日健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_\_\_\_\_，2003，〈從方言比較再探粵語濁上字演化的模式〉。《中國語文》第五期：432-438。
- 劉勝權，2006，《粵北客粵方言音韻比較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 謝留文，1999，〈重讀《臨川音系》〉。《方言》第三期：164-175。
- 藍小玲，1999，《閩西客家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羅杰瑞，1995，《漢語概說》（張惠英譯）。北京：語文出版社。
- 羅肇錦，1998，〈客話特點的認定與客族遷徙〉。頁25-46，收錄於李如龍、周日健主編，《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